

# 「溥儀晤汪精衛」

## 謎底——「木偶奇遇記」

劉 方 矩

下頁有一幅歷史照片，圖中下汽車，邁步進入一幢建築物的是遜清宣統皇帝，偽滿洲國「皇帝」溥儀。當年他三十六歲，時在民國三十年元月，是舉世聞名的一個傀儡，他曾自嘲形容他的生活情形，用以下的八個字可以概括：打罵、算卦、喫藥、駭怕。

打罵的對象，包括他的「后」「妃」、弟弟、妹夫、「皇親國戚」、乃至所有的侍衛、內侍在內，只要他的權力所可管到的人，一年四季，從早到晚都有挨打挨罵的危險，時時刻刻都在敲鉢不安、提心吊膽。溥儀之「后」婉容，曾被溥儀指斥她和一名侍從私通，那名侍從被溥儀處死，婉容則遭溥儀軟禁，她悒悒寡歡，寂寥難耐，只好日以繼夜的狂吸鴉片和香烟，據統計她每天要吸鴉片二兩，香烟六十四支，一個花容月貌的俏佳人變成了鳩形鵠面，無復人形，這是溥儀在極端矛盾痛苦所形成的變態心理下，第一個被虐的犧牲者。

在關東軍的羽翼之下充當傀儡，經年累月的恐懼使溥儀變得疑神疑鬼、神神顛顛。他迷信六

道輪迴，認為一切生物都有佛性，因此他每天早晚各唸一次經，無論喫什麼東西都得加唸一遍往生咒，給他所喫下的東西超生。二次大戰末期，俄軍進入東北，溥儀駭怕轟炸，經常在同德殿的防空洞裏喫飯。有一天正喫飯時空襲警報響了，溥儀既餓又慌，他喫了一枚雞蛋，唸「往生咒」不算，還向那雞蛋磕了三個頭。

傀儡的頭頂心上，整日籠罩着死亡陰影，漸漸的使他對所有的一切都喪失了自信心，他為避凶趨吉，免遭不測，惟有遇神問卜打卦，而且還來個沒完，非得個上上大吉不肯善罷罷休。鬧到後來，竟然連走路該先邁左腿還是先邁右腿，夾菜該先夾什麼，都得在事先問卜打卦一番了。

由於過度怕死，連帶着就怕生病，使得傀儡皇帝溥儀嗜「藥」成癖，在遼寧瀋陽偽滿洲國深宮裏，經常幾千元幾萬元的向國外訂購成藥，於是中藥有藥庫，西藥有藥房，叫他的皇臣們下課以後替他掌管，打補針，服食藥品。光為這一檔子事，溥儀一天得忙得好幾小時。

連用藥都有忌諱，正表示傀儡皇帝已經經不

起一絲半點的刺激。溥儀一度鬧痔瘡，他用坐藥治療。他有一名皇侄還是個小孩子，眼見坐藥模樣稀奇，在一旁脫口而出的說了句：

「好像槍子兒啊。」

溥儀一聽就動了怒，他認定那孩子是在咒他喫鎗彈，立刻命人打他一頓大板。

溥儀「駭怕」的當然是日本人了，因為「偽滿洲國」事實上全是關東軍的天下。曾經有一位訪問偽滿的德國名記者，他很感慨的說：偽滿是世界上唯一的「三無之國」！無憲法、無宮殿、無皇族。關東軍的區區一名中佐參謀，名叫吉岡安置，以「帝室御用掛」的名義，作傀儡溥儀幕前幕後的提線人，溥儀還沒「神州大儒俠」史艷文那麼神氣，吉岡安置却比黃俊雄更具權威。不論溥儀出巡、行禮、延見賓客、訓誡臣民，一舉一動乃至於該哭該笑，一律須受吉岡的指導。有人說溥儀就任傀儡皇帝以後，從來不曾有過一次文法通順的講話，那正因為他所講的話全是吉岡用他把日本式的中文，預先寫在紙條上，到時候由溥儀逐字照唸所致。



由於溥儀一家人的性命都捏在日本人的手上，使溥儀駭怕日本人怕得要命，這位「帝室御用掛」的氣餒也就越來越高了。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溥儀訪日，裕仁天皇的母親還在世，她寫了幾首日本歌給溥儀，吉岡便得意洋洋的說：「皇太后陛下，等於陛下的媽，我等於陛下的準家屬。所以皇太后陛下賜陛下御筆親書的日本歌，我也深深的感到榮耀。」

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秋，日本因為我國大軍反攻，太平洋戰爭節節失利，業已瀕臨全面崩潰，就在溥儀冰山將倒，泥菩薩過江自家難保的頃刻，吉岡跟他一聲暗示：「陛下正可率先垂範，親自表現日滿一體的偉大精神。」溥儀馬上就「自動捐獻」，從白金、鑽石、珠寶、銀器，直到偽宮中的鋼鐵用具、門窗環扣、洋鐵掛鈎……，統統捐獻出來，作為「支持親邦聖戰」之用，僅此一點，就可以想見溥儀駭怕吉岡，都怕到什麼程度了。而吉岡不過是關東軍安排在溥儀左右的「親信」之一，處於狼虎環伺之下的溥儀，難怪他早已嚇傷了胆。

這一幀照片，是中國的另一名大漢奸，可憐又復可笑的傀儡，抗戰時期的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，民國三十年元月訪問偽滿，偽滿傀儡溥儀回拜南京傀儡汪精衛時所攝，在汪精衛下榻處大門外，偽軍肅立迎候，舉手敬禮，像煞有介事。但却有人謔而且虐，為溥儀、汪精衛的會晤，製了一則燈謎，謎面便是：

「汪精衛唔溥儀。」  
謎底呢，則是一部世界著名的童話：「木偶奇遇記」。